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四十二

宋 劉克莊 撰

表

擬謝宣召入院表

代西山

君命不俟駕忽誤忝於招延王言出如綸俾進專於潤
色光生里巷榮動搢紳臣中謝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
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字之外責以論思獻納之忠
始雖忤旨而弗容終乃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

出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其慮長遂居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不競愚戇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加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圖白首之重來過辱清衷之妙簡遽玷久虛之拜真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書解絃調瑟謂王者之志見於詔不亦

大哉而天下之動鼓乎辭豈容默已宜有文章之宿老
俾專典冊於明時奚取臣愚迺承人乏臣敢不推明上
指播告多方小技未為尊良有慙於詞禁大節不可奪
冀無負於聖朝

擬謝學士表

召還禁索冀補事功擢長鑾坡遂專典冊寵光時異慙
懼交深臣中謝臣猥以鯁生奮於下土少而掌制曾施
潤色之工老矣談經冀補緝熙之學人或譏其迂濶上

獨察其朴忠迹似牧之方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乃三
入於承明况九重化新政之初而兩制極文章之選鴻
筆固辭於擣挾鯁言尤賴於論思歷考名臣具存故實
陸贄於詔書之外每上奏篇歐陽雖帖子之微不忘規
諫臣何為者心竊慕之茲蓋伏遇陛下湯德又新堯文
有煥震雷劃地蟄蟲各動於真機杲日中天螢爝奚施
於末照顧容孤士謬冠禁林臣敢不圖報隆知勉殫薄
技念官為學士豈無時政之可言倘號曰私人則匪微

臣之素志

擬謝衣帶鞍馬表

蕪辭奚取掌中禁之絲綸殊渥有加輟尚方之服御寵綏攸逮捧戴曷勝臣中謝臣藍縷寒蹤虺隤暮齒向也錫之鞶帶竟招三褫之尤政惟範我馳驅未有一禽之獲敢圖朽質復玷恩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藩飾治功攬收威柄解衣以待士尤感於招徠持策而臨材一歸於駕馭不然衰悴曷致輕肥臣綿力雖疲丹心尤壯願

言補衮輔時政之闕遺未忍執鞭求此生之富貴

代西山丐祠表

臣頃因拙恙屢乞叢祠仰蒙至仁曲垂殊眷今則假寧將滿湯熨未瘳臣上則係累於明主之恩下則怵迫於輿人之議去留交戰進退兩難雖以採薪之憂力辭繼粟之禮然而身方僊甚力弗任於造朝心固皦然迹有如於微寵用茲皇惑愈甚沈綿亦恐政府位高書生命薄惟知足知止者天之道欲生欲安者人之情與其貪

戀以挺盈滿之灾孰若勇決而希退閒之福非復具文
而有請仰希造命之必從欲望聖慈察臣不欺閔臣幾
殆姑停新渥速畀外祠俾得暫還山林一意醫藥大恩
未報固難袖手以即安宿疾或平所願捐軀而未晚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表

疲瘁弗任乞投閒於田里眷留未替俾養疾於京師侍
遇過優兢危愈甚伏念臣才能素薄分量易盈累載退
藏頗健頑之自若一朝進擢乃衰病之交攻無所歸尤

可以言命惟力求於閒廩庶少假於餘齡至如秘殿經筵已處舊臣宿老臣未嘗就職於忝竊以非宜既已乞身又徘徊而不去非獨有徼君之罪抑將貽固位之譏念平時講貫之謂何乃晚節耗昏而至此輒殫血悃仰黷皇聰欲望聖慈俯矜危蹟抑臣之寵以消弭其灾屯容臣之歸以保全其出處收還殊渥改畀外祠倘還山果遂於再生則報國豈無於他日

代西山遺表

疾不可為甫力辭於大任死之將至猶未泯於孤忠願
假須臾少陳悃愾臣中謝伏念臣迂疎一介際遇兩朝
固無赴功趣事之才施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之念對
越上穹寧皇調瑟之初陛下飛龍之始俱承睿獎屢進
謦言雖聖主隆寬納以如天之量然柄臣積怒墮於偃
月之機棲遲故山轉徙外服不圖華髮再覲清光從容
便殿之對揚密勿細旃之顧問賜之親札等泰陵遇軾
之恩讀所著書視神廟待光之禮臣惟國士之知未易

報而天下之事尚可為每殫千慮以開陳冀有一毫之
補益豈謂病乘衰至命與時違昨畢文衡晉參政枋紹
璫及門而臣不能迎揖車馬陳庭而臣不任馳驅屢上
封章力乞骸骨玉音記憶至詠訪於近臣奎畫眷留若
寵褒於舊弼中嘗小愈俄復弗支丹附之力已窮膏肓
之証交迫昔楚之囊尹將終有城郢之言唐則房喬垂
歿進征遼之諫臣雖憊甚心竊慕之欲望陛下以剛健
濟文明以知行充學問勿道用兵之二字休養民生常

思宥坐之兩箴隄防物欲篤信君子以逆杜小人復進
之漸堅持正論而無使邪說得乘其間求文武之奇才
講兵財之實政至若沃心之要旨備於衍義之一編倘
覽觀不廢於燕閒則理亂昭如於龜鑑上以副祖宗傳
序之意下以慰生靈望治之心臣餘息甚微丹忠不昧
闔棺事定豈惟蓋之敢求懸闕心存悵軒墀之永隔

擬謝吏侍兼給事中表

為洪
文作

二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拜榮甚九

重之擢惕然數器之兼中謝伏念臣早忤當權晚逢親
政每謂永嘉之末無復微言不圖貞觀之初樂聞直諫
旋繇烏府躡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舉封還之
職然而精誠未能感悟議論無所建明車駟蕭蕭
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累累綬若若病軀徒愧於久留屢
闔戶以控章亦扣墀而還笏未拜玉音之俞允反蒙玉
筆之超除銓部文書猶規程之可守銀臺封駁豈綿力
之堪充而況翰苑詞林經筵史觀名臣森立奈何越樽

組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因負乘而致寇上無以稱答
蕩蕩乾坤之造下無以慰塞悠悠風塵之談祇服寵榮
倍深憂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旁達堯哲周知盡
壞一新更膠柱不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授之權
察臣無黨援之私冀臣有論思之助臣敢不深惟簡在
益自勉旃不改丹心常若端平之初節勿汙青史庶為
元祐之完人

代謝兵部尚書表

為余子
壽作

二卿職曠弗以績聞八座班高乃容次補誤渥至加於
疊組牢辭莫許於循牆仰戴雲天俯臨淵谷臣中謝伏
以周嚴九伐以振國威晉命六官必先民譽矧在內修
外攘之日尤難制軍詰禁之才如臣至愚於世寡偶蚤
更憂患惟義命之是安晚竊顯融非心思之所及屬當
寧更新於大化舉在廷絕企於末光顧當斯時服在邇
列韓愈奏從官之技莫望昔人王吉云俗吏所為殆幾
臣輩敢圖天獎超拜夏卿方疆場之間未寧而甲兵之

問日至上無籌策可以獻納下無精力可以簡稽又況
掾史事叢瑤編體大才能素薄僅堪智効於一官委任
特殊遽使身兼於數器龍光所逮蚊負曷勝茲蓋伏遇
陛下親攬威權旁求俊乂謂臣雖無高論然粗達於時
宜察臣不為清談或可施於實用遂令迂拙亦玷高華
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陪輔朝廷之遺忘所願竭
忠奉行臺閣之文章豈為稱職

代曾知院上遺表

建纛請行誓弗移於初志拖紳垂絕猶欲獻於微忠輒
効諄諛冒干聰睿伏念臣早繇孤學被遇先皇冠多士
以策名越羣公而輔政當宁察其平實昭示眷懷權門
甚其異同甘從閒退專於一壑十有六春晚逢聖主之
解絃俾護陪都之留鑰單車過闕累疏議邊蹇叔奚知
將止轍陵之役蔡謨過計不勝江表之憂誤簡宸衷載
陪國論陛下欲長駕遠馭而臣不能輔贊陛下欲更化
善治而臣無所建明比者邊陲擾吾疆場每值羽書之

交至仰瞻玉色之不怡茲主憂臣辱之時既叨授鉞惟
朝聞夕引之誼敢後著鞭屬有司之調度未齊且在廷
之議論屢變勇往有輕揚之悔徐行懼逗撓之誅旬月
以來寢食俱廢始終一意未改風雲之壯懷憂菀萬端
忽罹霜露之末疾臣年六十不為天官二品不為卑今
將溘然無可恨者獨君父之恩未報國家之事方艱敢
陳易簣之辭冀動凝旒之聽欲望皇帝陛下脩德以回
天意施惠以固人心親君子而勿搖於小人合衆謀而

又決於獨斷下輪臺奉天之詔興起觀瞻拔淝水赤壁之才掃除烽燧使亭障無一塵之警則宗社有泰山之安臣景迫崦嵫心存軒殿鞠躬盡力之志莫由効於馳驅將死深悲之言或者仰蒙采擇

袁州到任謝表

遭嘖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臣中謝伏念臣本起鰥生最為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

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
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
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袁為郡舊名安靜
之區與敵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
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況別慈
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
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奮發
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

遣之人率由聖擇迺知臣等亦在數中敢不厚培本根
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
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起廢察州從天而下便私易部遵海而南具布漢條初
行粵俗臣中謝臣竊稽事使備載聖經君之遣臣也有
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信今百端之供億殆徧國中餘
一髮之本根獨推嶺外方且羅舟之發銜尾鰈鈔之取

及膚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賈生而及
見哀痛幾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出乃如臣者豈其
任哉嘗試絃歌本宓賤言游之緒論迨分符竹慕陽城
元結之遺風久閒退而里居尤闊疎於時務疚心徒切
著手實難惟有清修革彼籬芭之類詎宜謬巧取諸荷
箸之間民生倘不自聊臣死奚足塞責矧郡邑之三風
猶熾閭閻之五瘴未蘇曾是人微欲其身率也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記功忘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妄上書本

緣愛主屬見大夫無可使遂取充員庶令荒遠之情悉達靖淵之聽臣敢不褰帷而訪草奏以聞惟無瑕者戮人必先責已願不貪以為寶少輯吏饗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庾氏命官法宜久任漕臣乏使恩許驟遷外竊光華內叢憂懼臣中謝臣恭惟列聖尤重遠臣在裕陵時命端頤之前輩及淳熙世用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趣辦之能蓋責以將明之事如臣迂拙荷上使令憤士風之垢汙

慨國計之殫乏雖有范滂之志終非所長豈無韓滉之心不瞻於力君命幾於辱矣臣竊猶自知之曾謂選掄就令飛輓塞下之餉方急湟中之糴復興每與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然而東南之勢久矣弓張中上之家今皆餅罄芹味若可羹而為獻葵根恐因刈而愈傷况詔書之叮嚀極聖意之憺怛若為展究稍釋顧憂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照百官明見萬里並收多士莫非建功立事之才不棄諸生自取固本深根

之說迺如孤外亦在選中臣敢不益秉公清少蘇凋瘵
驅馳原隰務畢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不隳於晚節

江東提刑謝表

寂寞之濱粗安拙守光華之遣特出聖知瘡痍為之激
昂捧拜至於感咽臣中謝瞻言江表寢迫風寒常情但
急於防邊廟算尤先於固本蓋式敬爾獄預知王國之
長而能察以情可必魯人之勝所以繇諸生而推擇為
其繁一道之休戚伏念臣昨尾百僚莫裨一畫所言妄

發朱雲素著狂名於短求長杜牧尚堪粗使不惟算商
鬻筴抑且搜粟買牛文俗之事飽更筆墨之道都廢上
前誦賦諸老賞雕蟲之工省中漏言萬里獲池魚之禍
久矣三緘而避謗恥於一士之辨誣不圖改瑟之初復
忝乘輅之選課事功則臣已試亡具深慙毀畫於瓦墁
論風力則臣孤立易危矧欲動搖於山嶽彊顏一出舉
職極難徒抱書生澤物洗冤之心庶為明主祈天永命
之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有建隆之神武有乾道之英

明拔士不以一塗觀人於其大節謂山深林密冥鴻久
避於網羅察隰下原高老馬粗諳於道路起之閒廢假
以寵靈臣敢不精白乃心咨諏所部容姦人則善者奚
勸憚大吏則小且有辭無瑕可以戮人首蓋厲律身之
操靡盬不遑將母終當陳反哺之情

貢布表 袁州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締之典意
均芹曝禮寓篚芑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

惟道德輕徭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絀繭絲
之稅凡受專城之寄謹脩任土之宜臣叨守薰臺渺瞻
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故
實

謝戒諭賊吏表

江東
憲司

皇之敷言莫匪訓彛之大官之失德實由寵賂之章賴
聖天子之至仁與士大夫而更始臣中謝竊以建隆創
業盜臣必具於五刑乾道厲精汙吏罕從於三免伏窺

一札丁寧之意仰合二祖英明之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張國四維操王八柄謂恭儉無載爾偽乃在位之典常倘風愆有一於身是甘心於暴棄豈特麗朝家之重辟亦永為名教之罪人臣敢不倡率屬封恪共明詔昔跖廉夷溷人或怠於自新今墨封阿烹孰不强於為善

賀明堂禮成表

奉二卣於明禋邦儀八舉練中辛之剛日祀典一新溥率均懽顯幽並貺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遵禹勤儉法

文肅雖立重屋以饗天若稽古制陟茂陵而配帝蓋取
聖經側身弭雲漢之灾治外嚴采薇之衛既交精稷遂
致休嘉臣隃睇國陽載馳江左宣室受釐之問雖莫奉
於末光清廟顯相之詩亦能形於善頌

賀皇后牋

聖能饗帝存茅蓋之遺規王假有家實椒塗之內助驩
騰寓縣慶洽宮闈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樛木之和
躬澣衣之儉齊姜任嗣太姒聿追治古之隆屏玉女卻

虞妃不待詞臣之諷既受多祉遂形四方臣跡遠闕庭
身馳原隰瞻翠旗之旖旎空想祲儀秉彤管以形容莫
施薄技

進銀狀

潔周裡之二卣祀典聿崇獻禹服之中金邦儀敢廢上
件銀寶寧愛地冶匪鑿山奉酎有嚴奚慮失侯之罰貢
珍惟謹且殊遣使之求

謝明堂赦表

在國之陽既承熙事配天其澤爰下寬書凡屬覆臨悉
蒙曠蕩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庶政抑畏小心稽
典禮於累朝薦馨香於重屋周裡明潔致裸鬯以告神
漢德沾濡與吏民而更始懽聲雷動和氣春回臣猥以
暮齡逢茲盛旦身方遠外莫瞻依玉露之塵職在平反
願推廣金雞之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淑問周咨蔑然事稱崇班顯職不以次升簡記出於清

衷寵光萃乎晚景臣中謝伏念臣方心泥古浮譽灾身
表乏娥眉愧時妝之不入譬猶蟲臂聽元化之所為非
上聖如天之并容則孤臣何地以投足然而弓旌每下
增繳亦隨北有斗南有箕靡堪挹簸高曰原下曰隰甘
老驅馳貫索未清埋輪無勇客嘲雄之拓落友笑良之
往來至若大匠名曹重華奎閣已隨鳬雁而去矣乃兼
熊魚而取之從雲氣望蓬萊雖歎風帆之引夢釣天游
帝所尚矜廣樂之餘曩嗟十載之漂零今喜九重之賞

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既親庶政尤體羣臣憐杜甫之
丹心不忘明主問馮唐之白首猶是潛郎未許退藏復
叨進擢臣誓堅拙守仰荅睿知君遣使為之歌皇華敢
憚騏駟之遠役臣無母何以至今日終懷烏鳥之私情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臣某言伏準御筆特賜臣同進士出身除祕書少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已於九
月十六日祇受賜出身勅命者奉身去國曷嘗一飯之

忘君錫第登瀛親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流咸勸明主之恩不貲臣某中謝竊以儒科至榮史筆尤重韓維廷試不就因見遺仁祖之朝曾鞏總叙既成且莫副仁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老益惰荒當劉蕡未對之時莫拔一第及宗元久斥之後絕意復收從中奉使江表不圖白首尚簡清衷招屈原於修門憫其憔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天顏咫尺之不違雲漢昭回而下節遂舉朝廷久虛之典如待巖穴特起之才無同進與

爭時名有至尊以為座主昔先人掌太史蓋嘗窺金匱
之書今天子詔諸儒復使陪石渠之論遭逢出於千載
光采震於一時人以為夸臣之所懼茲蓋伏過皇帝陛
下改絃更化設虛待賢雖得士於舉選之中猶拔才於
尺度之外臣朔三千之牘猶謂報聞臣洪六十之年乃
蒙親擢實惟不世之遇愧非能言之倫臣猥以暮遲忝
茲優渥不願矜文章之小技但當蹈節義之大閑惟孝
惟忠念君寵母恩之難報則筆則削奚天刑人禍之足

憂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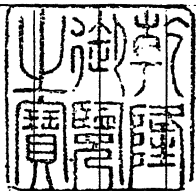
禮母不敬甫終典學之功王求多聞爰懋談經之賞光
生虎觀愧極鵜梁臣中謝自淹中之傳失真而野外之
儀因陋齊魯兩生之泥古遂或許以大臣并汾諸子之
逢時尚有慙於明主於皇昭代取則遺編內而踐修身
齊家之言外而詳班朝治軍之制策進士賜儒行瞻淳
化之奎文幸太學講中庸屈重華之清蹕肆英辟丕承

於前烈命羣儒各誦其舊聞風雨不渝星霜屢易生而
知之上也發明靡待於切磋臣何力之有焉傳習未離
於佔畢例遷華秩祇覺覲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藻
旒之尊資旃廈之益每稱制而臨決亦刺經而參稽仰
止高明一洗后倉戴聖之訓詁顧如淺陋莫傳胡瑗張
載之緒餘偶際休明繆叨優渥臣等敢不俯鞭退惰仰
贊緝熙漢臣夸稽古之榮不過俗見孔聖戒事君之諄
永佩格言

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操觚入館賁以舊彊乘傳起家榮於畫錦雖愜循陔之志詎忘存闕之心臣某中謝伏念臣繇羈旅而立朝恃君父為知己擢髮數世卿之罪道路誦傳造膝忠明主之言天日臨照屢駁詞頭而抗論果收鬼質之除書然猶受求疵責備之衆攻叢賣直患失之二謗擠排甚力記憶愈頻俟駕而行固難逭防風氏之戮出門有碍懼見加匡章子之名方將耕繇田而終身敢作乞鏡湖之

妄想不圖睿渥就擁皇華奮於瓜牛廬之卑被以駟馬
車之寵慈母一笑喜問不疑之平反故人相孚勿犯孺
文之公法思仰副朝家之隆委非直為閭巷之美觀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更大化以作新體羣臣而任使謂臣
已侵暮景有百年期頤之老親察臣見齒旦評無一飯
睚眦之恩怨拔諸閒退處以便安臣敢不絕瓜李之嫌
盡桑梓之敬内存孝謹常保垂魚之歡外落驕榮庶免
沐猴之誚



後村集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四十三

宋 劉克莊 撰

玉牒初草

皇宋寧宗皇帝

嘉定十
一手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克復

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京都路副總管

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某人等

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贈武信軍節度使畢再遇太尉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謚曰文昭 乙酉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狀從之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用人等五箴臣僚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奏比來朝廷治賊吏失之寬上曰孝宗治賊吏甚嚴賊吏害民豈可不

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人等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

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上曰既被侵
犯若不能應何以為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辰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朝士非禮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黃

序奏史館宜擇專官修帝紀餘官分撰志傳遇史官闕

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藁隨修畢上之詔從其議 三

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敵犯江棄郡入山

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寅詔今

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其乘輿服御中外支費並

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兼國史實錄

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禮部

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禮編

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進讀通鑑徹卷乞宣付史

館並從之詔法有標撥為祖父俱亡而祖母與母有前
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與父年老
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命亦
不許用州縣母得給據從大理寺丞沈繹請也 四月

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章奏

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防犯
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起歲米綱守臣移易水脚之費
抑進納富民部餉乞下江西漕臣考覈水脚錢出入之

數令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

以禱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通鑑

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等官燕於秘書省 癸亥閣門

舍人熊武輪對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武奏

曰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無不

盡知每日講讀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節度

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絕不聞宴樂之聲上曰此

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戊辰黃序

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倅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或折
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委逐路運司下所部
增小吏俸將鐵錢并交予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於天地祖宗社
稷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築義倉舊制終歲令丞合
一縣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
平常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
盈虧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

稱奏知資州李耆岡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輒移城外南
津浮橋於西津竹木纖弱溺死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
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黃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
鐫二秩罷 壬辰御射殿閱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盛
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定
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循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
司以其仕進太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在

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餘
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之寬則習者必衆用
之精則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
信孺特鑄三秩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
聽其奔迸私賂山東首領意在激切故也 丙申大理
寺丞趙彥幟輪對乞擇守令上曰守令難擇監司則每
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命從臣日一人禱雨於天竺
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陵府直祕閣趙善培昨以憲

節兼帥襄陽敵兵犯塞驚畏成疾易鎮於江陵不聞有
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
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較州縣獄庾
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奏新知處州呂
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堂兄祖平恐為所
累圖寫宗支指為踈族用以自解守江陰無善狀乞罷
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奏遴選愛民奉法者為
郡守老成有風力者為監司從之袁燮進對奏蜀中不

靖上曰秋高馬肥是他時月尤當為備變奏云今日事
勢迫切不容少緩上曰蜀帥不可不易又奏兩淮荆襄
間近雖稍靜然不可忽上曰彼或有謀何可輕信變奏
云講和却是省事但金人之意不專在歲幣難以通和
上曰他積累所得已數倍於歲幣變奏曰誠如聖諭彼
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氏 辛亥填星
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詔湖州賑恤
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七月庚午朔

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陛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輟之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養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而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給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中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詔綸奪兩秩罷炎孫追三秩居於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趙彥楠為寶謨閣

待制旌其職事修舉也 甲戌監察御史蔡闢奏兵部

侍郎黃序歷遍臺諫嗜利無厭詔與祠祿監察御史王
夢龍國子司業林珮巽懦貪鄙乞行罷黜從之 歲星

入井 辛巳詔知潼川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
侍御史李楠言其卓郊之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

袁變為編類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
德秀官一等旌其擒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賊

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罪犯輕重為之

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監盛章奏乞戒飭監司

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
察受差人罷黜所差官例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賦吏罷輕自今罷免者勿與祠鑄褫
者勿敘復竄斥者勿近徙永不與親民者勿改正已甚
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為令甲從之 癸卯

權工部尚書胡渠奏事云北兵本無能為陛下愛兼南
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臣邀功使邊

境久未安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為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
事鄭昭先為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為儀仗使
吏部尚書李大性為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為橋道頓
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岳提舉萬壽觀詔平
江府新朔嘉定縣分置五鄉可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
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 臣僚奏
新除起居舍人留元剛立朝傾險治郡荒淫乞寢新命

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利州路
安撫司聶子述內引朝辭上曰朕將付卿全蜀子述奏
臣才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陛下使令之意 戊辰盛
章李安行進對論敵情變詐願陛下毋以敵退為可喜
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
行奏兵法曰無恃其不來吾恃有以待之上曰極是又
臣僚言二廣大州城池甲兵僅足以保至於小州城低
池淺兵或不及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於

此猝有竊發何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
介意而置嶺南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
禍在於東南欲望朝廷無惜小費於二廣之間其有要
害去處切宜葺浚城池練習兵民以便緩急上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闢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
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

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於明堂赦天下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日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

監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糧雇履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降官錢委准司漕司雇夫就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餉之官凡所雇募必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

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碍皆睥睨符
竹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
此得一削又改辟他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宦游來
者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司監司有右
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不安本任者按奏
鎮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裡肆赦未幾雷聲隱然皆由奉
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淹留應釋之囚

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或貸而不問淹
覆陣亡裒剋衣廩既失軍民之心遂激上天之變乞日
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道仍內委臺省外令監
司帥守等覺察奉詔不度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於景

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為龍圖閣待制仍舊京

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秘閣知金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柴中功進講奏曰所講唐國風以後
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為陛下道顧其所述有是非得失

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鑒者上曰卿以名儒勸講冀聞忠讜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官每患科名員少乞博采科第學識衆所推重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王夢龍奏邊論幕職令佐雖考第舉員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於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於貢院

丙辰端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辰盛章奏以太祖太宗真宗高宗孝宗講學為法從之詔兩淮江浙監司

帥守所部灾傷州軍合蠲放賑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
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己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
禱雨於天竺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
雨從臣卿監郎官禱雪 壬申蔡闢奏今後慶宴毋得
託疾避免從之廣西經畧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
人而食詔千之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
進讀高宗寶訓至為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
以議上曰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

一人使人皆以為當用退一人皆以為當去迺為允當
因奏高宗聖意以為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
陛下以為法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
又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
許與之甚不可也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
及遍行上曰人無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
至功過不相掩以故賞罰信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
是不可相掩 甲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瓊專事交結

因奏將帥交結非能自出家財不過掊克軍士上曰今日將帥亦有此弊何以成功又讀吳璘功賞寶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變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宜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上曰柔而不中為姑息剛而不中為霸道剛柔皆得中為王道變曰誠如聖諭丙子填起入氐宿方口星袁變進讀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上曰此民兵邪變奏曰即民兵也建炎間中原陷沒土

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敵不能破高宗所以優賞之因
奏王辛者即土豪也去年光州被兵辛首立功以此知
土豪可用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敵兵犯關知成州
羅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 已
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為統制旌其連獲賊寇海道肅
清故也 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詔講
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仍
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復申省乞間以

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與輪對劄子一同若有
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蠲皇后殿置平江府

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租科斂等三年

袁燮進讀寶訓至上書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大夫徐
俯手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紀以益中興之治因
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燮奏曰高宗所謂
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聞陛下龍潛
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書之上曰呂公著有

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因言向於宗寺恭覽玉牒
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

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
忠實者為正人諛佞者為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
為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為邪人上曰然又奏陛下
若得正人以為國家用則朝廷本根既正外患何憂不
平上曰然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元詔三年五月詔權
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

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
奏曰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閒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
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以此心為先祖禹
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
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 乙酉袁燾進讀寶訓建炎
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社稷大
功姦臣懷私誣讎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
遣燾奏曰高宗所以中興者只為能辨宣仁之誣治蔡

卞邪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
國之本上曰邪正豈可不辨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
致播遷之禍又曰今日自是可為之時變中行奏曰誠
如聖諭天下事未有不可為者中行又奏曰更在陛下
奮大有為之志上曰然 丙戌太府少卿葛洪奏惠民
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閻丘椅各鑄一
官藩師文展磨勘二年 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蘇軾
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

取十數櫓寘殿庭下視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
由申訴太宗皇帝深哀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
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衆又非如馬可致殿庭惟當廣
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
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觶觫孟子謂其恩當及
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迺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
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多如
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

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

堂奏乞講尚書從之袁燮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之論燮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洶燮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妄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燮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

續帝學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
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
請書於冊變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
訪問上曰問則明日南至上不視朝十二月己
亥朔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公徇私揜將
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鑄罷從之庚子徐應龍進讀寶
訓至昭慈皇后處瑤華亭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

定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昭慈已廢
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高宗豈非
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
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
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迺灼見無是理 癸卯

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
科撥理為和糴之數却責三司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
熟州郡就便收糴經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

還兌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兌撥應付江上軍糧却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綱賞格當照地里差次與推元賞從之盛章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十庫三司有闕於此假貸陛下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託而寢虧主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內司文厯內赴比部驅磨元祐間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

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
惡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覈內帑從之又
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援畏怯詔鑄二秩
送軍前自効 甲辰以禱雪蠲大理寺臨安府三衛私
酤茶鹽贓賞錢 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
縣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仍乞下
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
入僉幕從之 己酉御射殿軍頭司武伎 庚戌月入

井 辛亥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
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
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甚切治體 甲寅

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叙云覽此
叙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
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
人遠想慨然燮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

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勢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為聖訓今邊鄙未寧烽烟未熄願陛下體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 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

正為邪以小人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乃以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為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 己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 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

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滌其金鬻
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
之耶今日為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
能陛下時有以丁寧訓飭之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薪
炭錢 甲子以雪賜輔臣燕於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
一百六十八人

後村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四十四

宋 劉克莊 撰

玉牒初草

皇宗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聶子
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
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雪未
應由逸豫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回上曰

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變奏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政
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上曰人臣來說者少
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寅袁變
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頤浩過失變
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股肱心膂任以大事故大
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目無所不言故大臣不敢為
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
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

知朕只要人來說吏部引見計黷等三十九人詔並改
合入官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曹局之節及常朝後殿
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舉貢 甲申盛章奏朝廷
每給和糴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鐵鏹
折支物貴鏹輕實原於此乞嚴行戒飭李安行奏近有
指揮凡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若請佃在戶者並令召賣
拘錢解封樁庫官吏奉行過當開告許之門立刻剗奪之
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間置局出賣嘉定間

嘗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已乞下諸路應
紹熙間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課者並免估賣其因追
降指揮為人剗賣者給價還剗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

吏部引見馬壬仲等二十三人詔並改合入官袁變進
讀續帝學至上官均言明君操術自有至要蓋好學則
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好問則察羣臣之誠達天下
之政變奏上官均之言可謂切當臣願陛下勤於訪問
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正人則能盡忠

問於邪人反為正人之害上深然之變奏人之邪正亦
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判矣 丙
申李安行奏知雅州趙摠夫裒斂析秋毫每日輪官受
輸別貯出剩即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七
貫而回糴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

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帝學崇寧

三年幸太學遂幸辟廱御制辟廱記宣和四年幸祕書
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播遷

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益
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只是觀美初非務實何以
能免播遷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八年
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此兩
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為郡者狼籍殊甚李安行奏云
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上曰此等人
未歷練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前
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良

歸老語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則觀書見儒臣則
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記
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院事江淮宣
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為池州副都統制 甲

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無
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召命從之使行 三月

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當掩

擊攻刳口奏云敵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
彼豈肯退聽上曰當立此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
習口奏云若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人敢戰
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上曰然已已鄭昭先除知
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戊子大
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
衆激使攜貳故也辛卯夕有星如太白壬辰知沔
州兼利西安撫丁焞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

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
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燭執而誅之
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
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乞皆用
武臣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矢石應龍奏云如丁
燭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用之復
何患上曰此人殊有謀畧 甲午袁燮進讀寶訓至御
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

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飭之又讀續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著明其說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變因奏曰觀陳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變進對因賀生擒偽駙馬變言若當時與之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曰若講和銳氣銷鑠變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仲穎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仲穎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
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上曰人主
容納諫諍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壬子袁燮進讀寶訓
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
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燮奏高宗
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要柴中
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却稱大捷十數上
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袁燮進讀寶

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闕選帥守及第二任提刑資
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變奏高宗此
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
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變奏蘇軾
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臣
今日立朝之士偷合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自可見上
曰此只是為爵祿變奏陛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
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弊上曰

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陛下 壬

申填入氏方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成都提

刑周居信被召累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從之 甲戌

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行鐫斥從之 詔諸

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徒囚 癸未朝獻景靈宮

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除職與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諡曰忠肅盛章奏太府卿四川總

領王鈞奸險貪恠隱匿糴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

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鉤每侵撓其事權禍流西蜀歸裝捆載舳艫蔽江乞重實典憲詔鐫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延時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卷乞重行黜責並從之居誼褫職鐫三秩 甲午福州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為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厯同提舉編修敕令丁酉詔朕紹屢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睦鄰威

不足以制敵邊人匪茹輕啟於兵端生民何辜重罹於
荼毒空國以逞仍年於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小不知
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武用張
彼氣自奪果受元戎之祉遂成薄伐之功漸底晏清少
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尚多愁歎之聲室廬既墟婦子
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扞邊死
事之家盡頒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失律而
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穆迓衡於戲除戎器

戒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下明詔共為安集之圖
咨爾羣倫體予至意應兩淮荆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
州軍府縣鎮曾經蹂殘驚擾及轉勞役去處恤死節赦
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張威為右武大夫楊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統制 癸
卯袁燮進讀續帝學至迪功郎朱熹辭召命乞嶽廟上
曰熹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燮奏熹累
召不至而孝宗益重之自初官即與改秩可見崇儒好

賢其後入為侍從出典方面又嘗擢置經筵當陛下龍
興之初實為講官上曰記得朱熹在經筵即是朱在之
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憶朱熹如此其子猶在
罪籍本無大過陛下能拂拭而用之亦足以見不忘忠
賢之後上然之臣僚奏監司州縣期會不報動涉歲年
乞詔省部考覈稽遲必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
為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利西路安撫司言西和州鄉
貢進士何大用等二十四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呐優

加旌異詔彥呐特轉兩官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
續帝學孝宗皇帝聖諭云朕常謂東宮德性已自溫粹
須是廣讀書濟以英氣則為盡善燮奏人君之德固以
溫粹為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
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
可此孝宗所以言廣讀書也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
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宣
副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縣韓侂冑田

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
為保寧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
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柴中行轉對

奏近上官職須親出陛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曰古之
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匪人也又奏
三學伏闕此事不可含糊早定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
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部落

至多即漸次可平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圖目前富貴豈復顧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實難倚仗上曰須是慤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然亦不可置之腹裏況陰誘北邊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貿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
祕書省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
人姓名上籍於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
尚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觀 乙丑臣僚奏新
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然居之彈擊
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榘禮部侍郎素變並罷以右議
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

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待班漏院會食公堂分爭
求勝釁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州棗
陽縣為棗陽軍從荆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

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嫖薨輟視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午臣僚奏軍器監黎伯異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
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适權姦之甥乞
並與郡著作郎陳黻憤憤無聞與參議官大理正沈驛
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詔朝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

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
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
置使李珣權重謀疎泗上之役實珣逼行損國家威重
啟敵國輕心乞候服闋奪職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
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
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竺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
祠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
兩月赴本州陳毀違者追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

張次賢奏申嚴胄試假託宗枝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

趙綸官二等旌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於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

懲詔居誼更降兩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

糴本令臨安府兩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

斛以寬淮民從之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帥道誕漫

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

節銀絹以經兵燹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敵犯光山

縣知縣許泊權統制韓貴協力捍禦貴鏖戰屢捷以寡
不敵衆陣沒泊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泊武翼郎貴修武
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

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郡王之人
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銓量都堂
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拜跪者特
轉一官與子恩澤却於以次人選襲又奏選擇老成更

練之人為知宗並從之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
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
和糴並以一色關會近乎抑配乞以金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使依舊利
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邊面 丁丑太
白犯權左角少氐星 壬午蠲建寧府七縣嘉定七年
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為緡錢一十萬從守臣史
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

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夫草茅獻議多有可採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西來者云張九誠投偽齊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高宗聖明九誠必遭中傷上曰飛語烏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級范洵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編置應龍奏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高宗可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上曰此誠可為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賊吏須
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上曰祖宗治賊吏
至棄市楠奏高宗嘗曰不必至此答黥足矣繼今有賊
敗者乞並遵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巳徐應龍
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
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士卒同
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自培克而不恤士欲其臨危
效命得乎惟陛下嚴戒飭之 癸丑詔令皇城司招刺

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置龍游
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宗正事師禹為少保保寧軍
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為保寧軍節度使奉國軍承宣
使知閤門事楊谷為奉國軍節度使徐應龍進讀寶訓
至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還官職物
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子或上書
忤秦檜押往本貫或他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放逐使

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龍奏曰高宗既為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世忠鑄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僚奏沿邊令尉須年六十以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部別行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僚奏乞

戒敕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歲終具疏來上省
部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權殿

前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三十萬貫令本司椿管 庚

午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

路自安豐運至無分無分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蘄
運至黃黃運之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
往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指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
路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敕諸司勿得越境借

夫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

郎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之臣其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曹之用不繼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當取民上曰誠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圖事揆策固當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

當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於貢院 庚辰羣

臣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癸未大宴集英殿

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排陞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欽州

林千之殺人為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上曰然又奏乞令西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闕者日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虔者從之臣僚奏准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乞別與州郡從之時

朝議移帥閫於楚州仍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

丁酉以雪賜輔臣宴於尚書省徐龜年奏前主管川
秦監牧公事趙彥綰給本錢不盡支散致四川都統
司戰馬闕數乞寢彥綰召命從之 己亥日南至御文
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卯詔臨安北山

劍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張次賢論其泄
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孫涇翰林千之
獄於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使進封會稽郡

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為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繒奏子述入蜀之初不能撫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為亂害及王人驚惶奔竄僅以身免乞將子述奪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奏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上曰極是寧有備而無事不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邊塞近雖稍安宜加意設備上曰此言極是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一員 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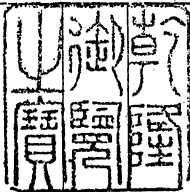
無官應舉照鎖應以七人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應例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

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傾圯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埝仍撥上供錢米為工役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奏畢上曰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石賑贍臨安貧民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

胡衛奏權刑部郎何剡久苦末疾弗為去就詔剡與宮
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舶務除依條
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戌臣僚
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
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
瓊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廉
專事欺誕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為賊謀主而不能察詔
炎正士廉各鐫一秩罷之又奏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

如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
關為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
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其有
限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僚奏戰士
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
九個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
指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申逃亡歸柵者云病死
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為乞丐乞下諸軍痛革此弊從

之已丑以程立為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為利州副都
統制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
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戶一百
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
百一十八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後村集卷四十四